太平御覽/093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平御覽
卷九百三十一．鱗介部三　龜

► 鱗介部四

版本信息

龜

《爾雅》曰：龜三尺，貢。〈今吳興陽羨縣君山上池，池中有六眼龜。〉龜，俯者靈，〈行頭低。〉仰者謝。〈行頭仰。〉前弇諸果，〈甲前長。〉後弇諸獵。左倪不類，〈行頭左庳，匠箔東所謂左食者，以甲卜審。〉右倪不若。〈行頭右庳為右食，甲形皆爾。〉一曰神龜，〈龜之最神明。〉二曰靈龜〈涪陵郡出大龜，甲可以卜，緣中文似璅瑁，俗呼為靈龜，即今觜蠵龜，一名靈蠵，能鳴。蠵，以規切。〉三曰攝龜，〈小龜也。腹甲曲折解，能自張閉，好食蛇。江東呼為靈龜也。〉四曰寶龜，〈《書》曰：遺我大寶龜。〉五曰文龜，〈甲有文彩者。《河圖》曰：靈龜負書，丹甲青文。〉六曰筮龜，〈常在蓍叢下潛伏，見《龜策傳》。〉七曰山龜，八曰澤龜，九曰十龜，十曰火龜。〈此皆說龜生之處所。火龜，猶火鼠耳。物有含異氣者，不可以常理推，然亦無所怪。〉

《周易》曰：或益之十朋之龜。

又《說卦》曰：《離》為龜。

京房《易緯》曰：靈蓍，四十九莖，下有千歲神龜守之。

焦贛《易林》曰：龜厭江海，陸行不止，自令枯槁，失其都市。

《尚書・皋陶謨》曰：昆命於玄龜。

又《禹貢》曰：九江納錫大龜。

又曰：寧王遺我大寶龜。〈文王也。遺我大寶龜，疑則卜之。〉

《尚書中候》曰：堯沉璧於洛，玄龜負書出，於背甲赤文朱字，止壇場。沉璧於河，黑龜出，赤文題。

又曰：周公攝政七年，制禮作樂。成王觀於雒，沉甑，禮畢，王退。有玄龜青純蒼光，背甲刻書，上躋於壇，赤文成字，周公寫之。

《雒書》曰：靈龜者，玄文五色，神靈之精也。上隆法天，下方法地。能見存亡，明於吉凶。王者不偏黨，尊耆老，則出。

《洪范五行》曰：龜之言久也，千歲而靈，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。

《周禮・天官上・鼈人》曰：春獻龜蜃，秋獻龜魚。

又《春官下・龜人》曰：龜人，掌六鼈之屬，各有名物：天龜曰靈屬，地龜曰緯屬，東龜曰果屬，西龜曰雷屬，南龜曰獵屬，北龜曰若屬。凡取龜用秋時，攻龜用春時，各以其物入於龜室。〈六龜各異室也。〉

《大戴禮》曰：甲之蟲三百六十，而神龜為之長。

《禮記・月令》曰：季秋，登龜取黿。〈甲類秋乃堅成，故是月登取。〉

又《學記》曰：青黑緣者，天子楅鞶龜也。

又《禮運》曰：麟鳳龜龍，謂之四靈。

《逸禮》曰：天子龜尺二寸，諸侯八寸，大夫六寸，士民四寸。龜者，陰蟲之老也。龜三千歲上，游於卷耳之上，老者先知，故君子舉事必考之。

《禮統》曰：神龜之像，上圓法天，下方法地，背上有槃法丘山。玄文交錯，以成列宿，五光昭若玄錦文，運轉應四時，長尺二寸，明吉凶，不言而信。

《左傳·襄二十三年》曰：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，且致大蔡焉，〈大蔡，臧文仲所居大龜也。〉曰：「紇不佞，失守宗祧，〈祧，廟。〉敢告不弔。〈言我為人後，不至於道而失守。〉紇之罪，不及不祠，〈不祠絕也，言宜有后也。〉子以大蔡納請，其可。」〈請為先人立後，蒲柏可也。〉賈曰：「聞命矣。」再拜受龜。

《公羊傳·定公》曰：弓繡質，〈質，祄。〉龜青純。〈純，緣。〉

《春秋運斗樞》曰：涯摑星散為龜。

《史記·龜策傳》曰：余至江南，觀其行事，問其長老，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。江旁人家常畜龜，飲食之，以為能導引致氣，有益於助衰養老，豈不偉哉！

《史記》褚先生曰：能得明尻者，財物歸之，家必大富至千萬。一曰北斗龜，二曰南辰龜，三曰五星龜，四曰八風龜，五曰二十八宿龜，六曰曰月龜，七曰九州龜，八曰玉龜，凡八明尻。龜各有文在腹下。此龜不必滿尺二寸，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。神龜出於江中，廬江郡常歲時出，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，輸太卜官。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。龜千歲乃滿尺二寸。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。嘉林者，獸伍壟狼，鳥無鴟梟，草無毒螫，野火不及，斧斤不至，是謂嘉林。龜在其中，常巢於芳蓮之上，左脅書文曰：「甲子重光，得我者，匹夫為人君，有土正，諸侯得我為帝王。」南方老人用龜侄薶足，行二十餘歲，老人死後移床，龜尚生，能行氣穌引。

又曰：宋玄王二年，江使神龜使於河，至於泉陽，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，置之籠中。夜半，龜來見夢於宋玄王，曰：「我為江使於河，而網當吾路，泉陽漁者豫且得我，我不能去，身在患中。王有德義，故來告訴。」玄王惕然，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，平曰：「龜也。」王求之泉陽，豫且曰：「夜半舉網得龜。」使者載行入端門，見王延頸而前，三步而止；朮頸而卻，復其故處。於是玄王擇日齋戒，以刀剝之。玄王之時，衛平相宋，宋國最強，龜之力也。

《魏略》曰：文帝時，神龜出於靈芝池。

《晉書》曰：懷帝永嘉玄年，有玉龜出於霸水也。

崔鴻《十六國春秋·前燕錄》曰：海出大龜，枯死於平墩。遼東送之，侍郎王弘以為字文允得龜，滅亡之徵也。

《晉書》曰：符堅末，高陸人穿井得龜，大三尺，背上有文，像八卦。堅命太卜池養之，食以粟。及死，藏其骨於太廟。是夜，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：「我本出將歸江南，遭時不遇，殯命秦庭。」又有人夢於虜曰：「龜三千六百歲，終必妖興，亡國之像也。」其後竟驗。

又《載紀》曰：乞伏國仁，隴西鮮卑人也。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，自漠北南出太陰山，遇一巨蟲於路，狀若神龜，大如阜。乃殺馬而祭之，祝曰：「若喜蜀也，便開路；惡神也，遂塞不通。」俄而不見，乃有一小兒在焉。

《南齊書》曰：永明年，唐潛獻青毛神龜一頭。

《梁書》曰：玄帝為江州刺史時，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，田間得白蛆，化為金龜。將銷之，龜生光照室。敬躬以為神而禱之，所請多驗也。

《三國典略》曰：梁陸法和至襄陽城北大樹下，畫地方二尺，令弟子掘得一龜，長一尺五寸。杖叩之曰：「汝欲出此已數百歲，若不遇我，豈見天乎？」日為授三歸，龜乃入草去。

《陳書》曰：武宣章皇后母常遇道士，以小龜遺己，光彩五色，曰三年有徵。及期，后生，紫光照室，因失龜所在。

《隋書》曰：開皇中，掖庭宮每月人來桃宮人。宮司以聞，帝曰：「門衛甚嚴，人何從而入？當是妖精耳。」因戒宮人曰：「若逢，但斫之。」其後有物如人，夜來登床，宮人抽刀斫之，若中枯骨，其將落床而走。宮人逐之，因入池而沒。明日，帝令涸池，得一龜，徑尺餘，其上有刀跡。殺之，遂絕。

《唐書》曰：先天二年丁未，江州獻靈龜，六眸，腹下有玄文，像卦文。

《梁書》曰：朱女貞末年，訴州獻綠毛龜，以為瑞。因宮中造室以居之，目為龜堂。

《晉史》曰：安州李金全之將叛也，郡樓有介蟲，如龜而巨鱗，銳首能陷堅。出於金全足下，金全惡而焚之。

《列子》曰：渤海之東有大壑焉，其中有山，無所猶菖，常隨潮波上下往還，不得暫峙焉。仙聖毒之，訴於上帝。帝恐流於西極，失群聖之居，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，迭為三番，六萬歲一交焉，五山始峙而不動。龍怖蹙國有大人，舉足而不盈數十步，而暨五山之所，一釣而連六龜，合負而趣歸其國，灼其骨以數焉。

《莊子》曰：莊釣於濮水，楚王使大夫往先白焉，曰：「願以境內累子。」莊子持竿不顧，曰：「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二千歲矣，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寧其死留骨而貴乎？寧其生而曳尾途中乎？」大夫曰：「寧生而曳尾途中。」莊子曰：「往矣！吾將曳尾於途中。」

又曰：宋玄君夜半而夢人被髮窺阿門，曰：「予自宰露之淵，予為清江使河怖蹙所。漁者余且得予。」玄君覺，召占夢者占之，曰：「杅神龜也。君曰：「漁者有餘且乎？」煮右曰：「有。」君曰：「令余且會朝。」明日，余且會朝，君曰：「若魚何得？」答曰：「且之網得白龜五尺。」君曰：「獻若之龜。」龜至，君再欲殺之，再欲活之，心疑。卜之，曰：「殺龜以卜，吉。」乃刳龜以卜，七十二鑽而無遺策。仲尼曰：「神龜能見夢於玄君，而不能避豫且之網。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，不能避刳腸之患。」

《淮南子》曰：龜三千歲，蜉蝣不過三日，以蜉蝣而為龜憂養生之具，人必笑之。

又曰：牛蹄、黿顱亦骨也，而弗灼。必問吉凶於龜者，以其曆歲久也。

《抱朴子》曰：千歲靈龜，五色具焉。其雄，額上兩骨起似角，解人言。浮於蓮葉之上，或在叢蓍之下。以彩朱浴之，乃剔取其甲，火炙搗服方寸匕，日三盡。一具壽千歲。

又曰：山中辰日稱雨師者，龍也；嗜日稱寡人者，社中蛇也；稱時君者，龜也。

又曰：郤儉少時行獵，墮空冢中，飢餓，見冢中有大龜數數回轉，所向無常，張口吞氣，或俯或仰。素聞龜能導引，乃試隨龜所為，遂不復飢。百餘日後，竟能咽氣斷穀。魏王棄置土室中閉試之，一年不食，顏色悅澤，氣力自若。

《符子》曰：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，曰於今百二十歲，邦人謂之豕仙。其群臣言於昭王曰：「是豕無用。」王命宰夫而膳之。豕既死，乃見夢於燕相曰：「今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，始得為魯津之伯，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之珍，而欣君之惠，將報子焉。」後燕相游於魯津，有赤龜銜夜光而獻。

《金樓子》曰：黃金滿笥，不以投龜；明珠徑寸，豈勞彈雀？又曰：巨龜伏沙嶼間，其上生樹木，如淵島。常有商人依其彩薪及作食，龜被灼熱，便還海，於是死者數千人。

又曰：陽郡山中有巨龜，長八尺，腹下有文字，前後足下各躡一龜，有時逾山越水，咸觀異之。

《說苑》曰：靈龜五色，色似玉。背陰向陽，上隆像天，下平法地，轉運應四時，蛇頭龍尸，左精像日，右精像月，知存亡吉凶植典。

又曰：城濮之戰，文公謂咎犯曰：「吾十戰而龜熸，〈音潛。〉我迎歲，彼背歲；彗星見，彼操蒲苞，我操其標。吾又夢與楚王搏，彼在上，我在下，吾無以戰，子以為何如？」咎犯對曰：「卜戰龜熸，是荊人也；我迎歲，彼背歲，彼去我從之也。」

又曰：晉屠岸賈欲追趙氏。趙盾夢見叔帶持龜而哭，甚悲，已而笑，拊手且歌。謂趙盾卜之，占兆絕而后好。趙史援占曰：「杆甚惡，非君之身。」

《國語》曰：夫服，心之文也。如龜焉，灼其中，必文於外。若襯菅子不為君必死，不合諸侯矣。

《家語》曰：孔子問漆雕馮子曰：「子事臧文仲、武仲及孺子容，此三大夫者，孰為賢乎？」對曰：「臧氏家有守龜焉，文仲三年而為一兆，武仲三年而為二兆，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，馮從此見之；若夫三人之賢與不賢，所未敢識也。」孔子曰：「君子哉！漆雕氏之子。其言人之美也，隱而顯；言人之過也，微而著。智不能及，明不能見，孰克

如之？」

《論衡》曰：龜二百歲，大如錢，游華葉上。三千歲則青邊有距。

《山海經》曰：大苦山陽，狂水出焉，注於伊水，中多三足龜。

《星經》曰：天龜五星在南漢中。

《廣志》曰：觜〈玆維切。〉蠵，〈夷隹切。〉形如龜，出交州。山龜，在山上，食草，長尺餘。

柳氏《龜經》曰：龜一千二百歲，可卜天地擲噭始。何以言之？三千四十二占，於天地。千歲之龜甲，黑龜，有五色時用之。

《神仙傳》曰：南極子融即杯咒之，即成龜，煮之可食，腹藏皆具。杯成龜穀，煮取肉，還成杯。

《會稽後賢傳》曰：孔愉，字敬康。常至吳興余不亭，見人籠龜於路，愉求買而放於溪中。龜行至水，反顧視愉。及封此亭而鑄印，龜首回屈，三鑄不正，有似昔龜之顧，靈德感應如此。

《華陽國志》曰：秦惠王十二年，張儀、司馬錯破蜀，克之。儀因筑城，城終頹頹壞。有一大龜從硎而出，周行旋走。乃依龜行所筑之，乃成。

《古史考》曰：伏羲時，靈龜負河圖。〈八卦是也。〉

《洛陽記》曰：禹時，有神龜於洛水負文，列於背以授禹。文即治水文也。

《南越志》曰：龜甲名神屋，出南海，生池澤中，吳越謂之玄佇。神龜大如拳而色如金，上甲兩邊如鋸齒，爪利而能緣大木，捕鳴蟬，至美可食。不中於卜，以其小故也。

《嵩高山記》曰：千歲松或化為伏龜。

《義興記》曰：君山廟，其下有池，池中有三足六眼龜。

崔豹《古今注》曰：龜，一名玄衣督郵，一名玄緒。

《王子年拾遺錄》曰：崐崘山第五層有神龜，長一尺九寸，四翼。萬歲則升木而居也，亦能言矣。

郭子橫《洞冥記》曰：黃安，代郡人也。常去，自云卑猥，不敢處人間，執鞭，懷而欲書，畫地以記其數，一媳載成池矣。明復移，亦復成池。時人謂言：黃安樞耕，年可八十餘，視若童子，常服朱砂，舉體皆赤，冬不著衣，坐一大神龜。時人問：「子坐此龜几年？」對曰：「昔伏羲氏始造網罟，有此龜以授吾，龜背已平。此蟲畏日月之光，二千歲而一出頭，我坐此龜以來，五遇出頭矣。」行則負龜而移，世人謂黃安萬歲。

《博物志》曰：人有出行墜深泉澗者，無出路，飢餓分死。左右檻尻蛇甚多，朝暮引頸向東方，人因伏地學之，遂不復飢，體殊輕便，能登岩岸。經數年後，試竦身舉臂，遂超出澗上，即得還家。顏色悅澤，頗更黠惠勝故。還，食穀啖滋味，百餘日中復蒲熬質。

又曰：龜三千歲，猶旋卷耳之上；蓍千歲，三百莖同本。以老，知吉凶。

《神異經》曰：西方大荒中有人焉，長丈，其腹圍九尺，踐龜蛇，載朱鳥，知河海升斛，識山石多少，知天下鳥獸言語。

《續搜神記》曰：司徒蔡謨親友王蒙者，單獨，常為蔡公所憐。公常令人捕魚，獲龜如車輪。夠遠廚帳下，倒懸龜著屋。蒙其夕才眠即覺，如此累夜。公聞而問蒙何故覺，答云：「眠則夢人倒懸己。」公容慮向龜，乃令人視龜所在，果倒懸著屋。公嘆曰：「果如所度。」命下龜於地。於是蒙即得安寢，龜乃去。

又曰：晉咸康中，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。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，長四五寸，潔白可愛，寶便買取持歸。著甕中養之，日日大，近欲尺許。其人憐之，持至江邊放死晷，視其去。後邾城遭石勒敗，毛寶棄豫州。既越江，莫不沉溺。寶於時被鎧持刀，亦馱菰投。既入死晷，覺如隨一石上，水裁至腰，須臾，游去中流。視之，乃是先所養白龜，甲六七尺。既送至東岸，出頭視此人，徐游而去，中江猶回首數焉。

又曰：鄱陽縣民黃赭，入山彩荊楊子，遂迷不知道。數日飢餓，忽見一大龜，赭使咒曰：「汝是靈物，吾迷路不知道，今騎汝背，示吾路。」龜即回右膊，赭即從行。去十餘里，便至溪水。見賈客行舡，赭即往乞食，便語舡人云：「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，甚大，可共往取之。」言訖，面即生瘡。既往，亦復不檻尻。還家數日，病瘡而死。

劉敬叔《異苑》曰：餘姚縣倉封印完全，而開之覺大損耗。后伺之，乃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。即密令毀龜口，於是不復損耗。

又曰：孫權時，永康有人入山遇大龜，即束之歸，龜便言曰：「游不良，為時君所得。」人甚怪之，載出，欲上吳王。夜泊越里，纜舡於大桑樹。宵中，樹呼龜曰：「勞乎？玄緒。奚事爾耶？」龜曰：「我被拘縶，方見烹臛。雖盡南山之樵，不能潰我。」樹曰：「諸葛匈糠博識，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，計從安出？」龜曰：「子明無多辭，禍將及爾！」樹寂而止。既至，權命煮之，焚柴萬車，語猶如故。諸葛恪曰：「燃以老葉，乃熟。」獻人仍說龜樹共言，權登使伐取煮龜，立爛。今烹龜猶多用葉薪，野人故呼龜為玄緒。

孔氏《志怪》曰：會稽吏謝宗赴假吳中，獨在舡。忽有女子，姿性妖婉，來入舡，問宗有佳絲否，欲市之。宗因與戲，女漸相容，留在舡宿，歡晏繼曉。因求宗寄載，宗便許之。自爾，舡人恆媳垣聞言笑，兼芬馥氣。至一年，塗卻同宿，窺伺之，不見有人，方知是邪魅，遂共掩之。良久，得一物大如枕。須臾，又得二物，并小如拳。以火視之，乃是三龜。宗悲思數日，方悟，自說此女子，一贖生二男，大者名道愍，小者名道興。既為龜，送之於江。

《廣五行記》曰：晉孝武太玄中，吳郡岑泉為司農，造碑於江畔湖西之村。見石龜載碑從田中出，還其先處，萍藻猶在腹下。其月，泉暴亡。

任昉《述異記》曰：陶唐之世，越裳國獻千歲神龜，方三尺餘。背上有文，皆科斗書，記開闢已來命錄之龜曆。〈伏滔《述帝貢月銘》曰：胡書龜曆之文。〉

又曰：周時，城陽雨錢，終日方絕。王莽時，未央宮雨五銖錢，既至地，悉為龜兒。

又曰：龜一千年生毛，壽五千歲謂之神龜。壽萬年曰靈龜。

孫惠《龜賦》曰：有緇衣之大夫兮，衣玄繡之衣裳。乘輜車之岌岌兮，駕雲霧而翱翔。風雨為之電奮兮，五色赫以煜煌。

李顒《龜賦》曰：質應離像，位定坎居。賤彼朵頤，貴我靈符。浮洛川，見緯書。洞秘賾，通玄虛。